# 孟鄰堂文鈔

# 孟鄰堂文鈔卷之七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曾生校字

## 數往知來說

先天之學邵子啟之而闡其義者朱子也然數往知來之說朱子與邵子微有不同邵子云順若順天而行左旋也已生之卦也逆若逆天而行右行也未生之卦也而左旋始於某卦訖某卦止右行始於某卦訖某卦止邵子皆未明言則不知已生未生或分言八卦抑合言之也朱子云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自巽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則是

陽卦左旋陰卦右行比邵子說爲指實然一圖之內陰陽奇偶中分爲二而陽卦不得有未生陰卦不得有已生似亦不無可疑朱子同時項平甫謂上文天地定位據八卦已成之後故曰數往者順下文雷以動之據八卦始畫之初故曰知來者逆頗得經文前後語氣而明章本清謂自乾純陽歷兌離至一陽之震自坤純陰歷坎艮至一陰之巽爲數往自震一陽歷離兌至乾之純陽自巽一陰歷坎艮至坤之純陰爲知來則全圖貫通陰陽生生不已似合邵子之指抑余有閒焉先天圖未出韓康伯註易云於往則順

而數之於來則逆而知之孔穎達諸儒皆守其說橫渠南軒二張子亦以爲然竊思易爲卜筮而設故曰彰往察來又曰以前民用則韓說未爲不可余又聞之師曰此蒙八卦相錯言卦之已成者爲往未成者爲來盖卦象先外後內如雲雷屯山下出泉蒙皆已成之卦積而數之故順卦辭先下後上如初九上九方卦之未成推而知之故逆而畫卦重卦必自下而上自內而外故曰易逆數也其言亦甚有據要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繫辭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諸家之說原可並存求其即圖觀易

包括渾融自以邵子爲主而朱子本義非末學敢議

學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克明俊德說

自古聖哲之君必皆賢人爲之師友若湯之於伊尹

武丁之於傅說文王之於二虢是也堯之克明俊德

亦然間以堯典與中庸九經參之堯典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中庸之修身也克

明俊德中庸之尊賢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中庸之

親親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中庸之敬大臣體羣臣

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中庸之子庶民來百工

柔遠人懷諸侯也九經之賢不在親與大臣羣臣之內堯典俊德亦在九族百姓之前明卽尊之也堯典孔鄭傳註但云任用俊德之士命以大官賜之厚祿而不言尊之之道則俊德爲百官族姓中之大臣不必先敘之矣大學引與康誥太甲並言者蓋康誥爲在己之德太甲推德所由來帝典究德所由成次第秩然未可或紊人君上顧天命下明俊德皆所以自明其德故曰皆自明也大學註疏峻大也言堯能自明大德也則不特帝典與康誥詞同辭亦費而不達矣周之季也費惠公魏文侯尚能以子思子夏爲師

三代以降漢高祖之於張良唐肅宗之於李泌猶畧存其意故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肅宗在外而復兩京二帝之子孝惠廣平亦幾危而復安者良泌二人力也若如大學註疏朝廷自二三大臣執事之羣臣而外無一尊信之人則君德於何成就大疑於何折衷骨肉之猜嫌誰爲彌釋欲其學之緝熙於光明治之不至於架漏爲可得哉至書禮二註自相矛盾鄭氏常有之蓋不足道也

朋自遠來說

朋友非父子君臣比也同爲五倫何也以輔仁也其

輔仁者何己有善己不知也友從而勉之則加進矣己有不善己亦不知也友從而責之則速改矣故友貴也且非特此也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善莫長於仁取善所以輔仁也朋來自遠欲取之於我也來則我亦取之友矣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取善一鄉也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取善一國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取善天下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則并古人之善取之矣所友益

廣所取益多故樂也否則甘陵汝南之部黨信從非不衆也適招之禍奚樂乎呂步舒邢恕胡紘之信從更不必言矣故君子之道在取善取善在擇交慎無以信從爲樂而以不知爲慍也

君使臣以禮說

魯定公時公室日卑季氏之權日盛季氏之惡亦日熾八佾可舞雍可徹泰山可旅顓臾可伐尙有尊卑貴賤上下之禮乎定公爲季氏所立且見其放恣如此故待之也惴惴乎小侯之見大國不至如晉幽靜之於趙魏韓齊康公之於田氏者幾希蓋觀於季年

邾子來朝公執玉卑其容俯則平日葸慎可知故季氏安之獨免出亡之禍而子以君使臣以禮對者禮辨上下定民志且所以制中也君不敬其臣非禮也敬而屈節以行之亦非禮也不體其臣非禮也體而曲意以徇之亦非禮也惟事事一主乎禮無過亦無不及則以之班朝而官爵序矣以之莅官而官屬正矣以之行政而官職修矣貴賤有位上下有儀尊卑有等雖有飾邪擅主之臣亦將洗心滌慮而不自知故曰禮之起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此之謂也

孔顏樂處說

仲尼顏子樂處子思所謂位也其事則素位而行也素位斯不願外不願外則居易居易故無入而不自得位無在而非是斯樂無往而不存樂也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有自然之樂第使稍知自好者有一時之素位卽一時之自得有終身之素位卽終身之自得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固樂也子路縕袍不恥曾晳風浴詠歸亦樂也而何處可尋何事可指哉小人終身願外則終身行險終身行險則終身在憂患中卽有時自以爲樂亦僥倖耳何自得之有哉世之人柰何舍自然之樂甘爲行

險之小人也

## 鄭聲淫說

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朱子鄭詩集傳因不從小序而槩謂之淫奔竊思淫者過也樂記曰聲淫及商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皆過意也孔穎達鼓鐘詩正義王基云所謂淫樂者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二說皆爲得之鄭聲今雖不傳鄭詩無論邪正其格調輕佻無復莊重敦和之指奚待被之於樂而始知其淫又何必出於淫奔而後可謂之淫哉

## 賦詩即歌詩說

或曰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言志非歌也不得謂之樂夫固所言賦孫卿屈原之賦也宴享賦詩必高下其聲以出之絲竹管絃以協之其事正與歌同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賦湛露是賦非非歌乎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是歌非賦乎不得謂賦非樂明矣

## 九族論一

先儒九族之說有二尚書夏侯歐陽禮戴氏春秋左傳杜氏皆云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

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之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尚書孔馬鄭詩毛氏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夫父族尚止五屬母妻之族反各及其同姓不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乎父女昆弟或一人或二人多或十餘人所適必非一姓已女昆弟已女子子母女昆弟亦然則姓不太多而族不太雜乎母之父母妻之父母尚各爲族何以處父祖曾高之母族從母之子爲族何以

處父祖曾高之姑子父祖曾高之從母昆弟乎夏侯
杜氏等之說疏矣而孔鄭說亦有不可通者夫族者
屬也高祖之族吾曾祖而外曾伯叔祖以下也曾祖
之族吾祖而外伯叔祖以下也祖之族吾父而外伯
叔父以下也父之族吾身而外吾兄弟以下也若子
若孫若曾元吾尚在其族於何屬乎且人之生能逮
高祖之存者鮮矣又安能逮高祖之世自分爲族耶
左傳桓公六年疏云葛藟刺棄其九族必族疎遠恩
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耳子至元孫己之所生育也人
誰不親而謂棄其出曾孫出元孫者乎斯言最爲近

之則無論高元不易相逮即相逮亦不為族明矣春秋諸侯之族莫著於宋閔有戴武宣穆莊之族成有穆襄之族文有戴武穆莊桓之族平有戴莊桓之族蓋一世一族惟無子及無兄弟者無之故平公之世有九世祖戴公之族意堯之九族亦類是乎蓋自帝嚳推之至黃帝高祖之族為九也曰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烏得尚為族耶曰大傳不又云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夫服有盡而情無窮高祖以下與我甚親者也親之不待言

矣五世以上其服已盡其情易疎以易疎之情處無服之族得不有塗人視之者乎夫一本而遞至於塗人聖人所大不忍也故親之急也止於九何也曰勢也服止於五族止於九聖人之不得已也親親之情合族之義雖百世可也然則異姓不得為族乎曰漢書如淳註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蓋自同姓言之為九族合同異姓言之則三族也鄭康成周禮小宗伯註禮記仲尼燕居註三族父子孫也儀禮昏禮註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為三族皆非也曰姑之子姊妹之子從母之子如之何曰姑子當附祖族姊妹子當附

父族父祖曾高之姑子當附歷代祖族從母子當附母族歷代祖母族其勢更益疎矣而情不能恝然者當附歷代祖族所謂事由義起禮以情生者也而女子之子則鄭駁夏侯歐陽云女雖適人字猶繫姓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則又何族之可名哉

六宗論

六宗之祭漢晉諸儒人人異說以爲天地春夏秋冬者伏生馬融也在天地四方之中助陰陽變化爲上下四方之宗者歐陽和伯大小夏侯也天地間游神者孟康也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星辰水

火溝瀆屬之者孔光劉歆也天宗三日月北辰地宗三山河海者賈逵也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者鄭康成也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孔叢子所載孔子之言王肅偽書註用之今所行孔傳即王註也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劉邵也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司馬彪也地有五色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者虞喜也三昭三穆者張髦六代帝王者張迪也凡十有一家竊嘗合考其說卦爲物象何由祭之杜佑之駁孔劉是也而顏師古以六子之說爲最通謬矣陰

陽變化空虛無據而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
四方唐虞盛時有是祀乎兩漢魏晉雖用歐陽夏侯
之議不敢以爲是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經有明文
六宗非天與山川可知故賈馬二說鄭康成司馬彪
杜佑辨之甚晰地示之祭不見於經然山川卽地天
尊地卑故祭天詳祭地畧虞喜六爲地數已失之鑿
劉昭云地表數中九繫矣類禋在輯瑞之前非因巡
狩受終方及諸祀非遺祖先祭法虞夏商周宗止一
人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稱宗者三君而已焉有三
昭三穆盡爲宗乎張髦之言非也星兼列宿司中司

命文昌之第五第四星風伯爲箕雨師爲畢亦星也辰特所會之次舍耳不宜列而爲六此康成之失也日月星有象四時寒暑水旱無形康成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已在類帝之内不宜祀之爲宗司馬彪云四時寒暑日月衆星水旱則所宗者八矣止於六劉昭云此果夫子之言後儒何復紛然則王肅亦失也周禮大宗伯小戴記祭法俱不言六宗鄭王於二書所列各除上下文惟指中間六者爲宗非臆斷乎晉志肅以六子對魏明帝而康成註大宗伯亦無六宗之文則鄭王之無稽見亦可知矣劉

郤六氣孟康游神皆歐陽夏侯之緒論耳司馬彪歷詆諸家謂不宜立六宗之祀而復祖述賈馬稍變其說創爲天地四方之宗不更支乎以余論之方舜受終之日上帝山川莫不有祭豈於前代聖王遺之周書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傳以爲殷家祭祀國語展禽論祀典前哲令德之人爲民質者祀之則張迪前代帝王之說理或然也元魏孝文以昊天大帝及五帝爲六宗前此諸家遂廢夫天一而已焉得有六此特讖緯之言杜佑以爲至當非惑歟張迪之說惟見杜佑通典而佑以爲不堪錄然後之言六宗者莫善

焉余故獨採之而爲之論如此

## 三江論

昔之言三江者不一其云彭蠡所分而不詳其水名者賈公彦周禮職方氏疏二孔尙書傳疏也其云松江婁江東江者顧夷吳地記庾仲初揚都賦註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尤詳其云吳越間水者韋昭謂吳松錢塘浦陽郭璞謂岷浙松也其云中江南江北江者桑欽禹貢山水篇以出蕪湖至陽羨入海爲中江沔水篇以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而一不言中江一不言南江其言毘陵北水爲北江則二篇俱同班固中江

與禹貢山水篇同南江則在吳縣南入海而不名毘陵縣北之江爲北江鄭康成以大江爲中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初學記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荊州記以江出岷山至楚都爲南江自犍爲至潯陽分九道會彭澤經蕪湖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入海爲北江王介甫本桑欽蘇子瞻同康成時瀾以漢爲南豫章爲北徵與蘇說不同夫江河之水大矣下流泛溢之處禹故分之以殺其勢孟子云禹疏九河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云禹疏三江司馬遷云禹疏九江其義一也二孔

賈氏鶻突無憑顧庾張所指蓋班氏南江支流酈道元言別爲三江不與職方同者也郭璞齊松浙於岷江殊爲非擬韋昭指大江而言他水則愈失其指矣初學記荆州記繆悠之甚皆不足道鄭蘇之說則合荆州之漢言之而漢與彭蠡皆入江之水與疏下流之義不合然自宋林之奇會旼程珌易祓夏僎程大昌章如愚黄度陳普黄充耘明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鄒敬袁黄皆以爲然近德清胡氏主之尤力余嘗以經文質之實有不可通者導漾經云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蓋至湖

口以下由南向北由西向東所謂北江者盖江之下流對上南入言耳使名漢為北江則其支當在東滙之上不得在彭蠡下矣且漢已入江則江漢合一大江之外又安有東流之漢水乎導江經云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東陵觧如漢志宜在廬江北會于滙則水經沔水篇云江東北出居巢縣南註云遵巢湖東逕烏上城北者是也盖大江至此與湖水會故曰滙既會之後歧而為二支流者為分江水經流者即為中江中者正也中江北江本是一江以下流而言故謂之北以經流而言則

謂之中非有二也彭蠡不在三江之內故經云彭蠡既豬又云三江既入三江與彭蠡並列而強以彭蠡爲三江之一不更支乎欽固創南江之名失之太鑿然所謂三江者皆出於大江深合疏下流之義以今考之志中吳縣入海之南江不言所出餘姚入海之分江水不名南江而水經有江至石城縣分爲南江東至餘姚入海之文則石城水卽吳縣江上流而入海不同者漢時縣境廣闊吳縣餘姚一在水北一在水南故各據一岸言之又水經南江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松江爲分江水別源分江水亡以松江當三

江之一猶今汝源斷以西平遂平諸水爲汝源耳此江之可考者一蕪湖江水經漢志俱云陽羨入海而不詳其所出名勝志中江卽瀨水一名永陽江在溧陽縣西北寰宇記荆溪卽古中江劉穆之云船從義興通江至蕪湖葢今高淳溧陽之水下流至宜興由太湖入海者卽欽囯所言蕪湖江也此江之可考者二毘陵江江之經流今自武進東逕江陰常熟至太倉州入海漢志云毘陵入海又云江都入海葢亦各言一岸水經沔水篇言過毘陵不言入海所謂文有脫簡世遂以東逕黃橋下者當之非矣明景帝實錄

景泰三年正月乙卯御史練剛言江北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孟瀆河今屬武進此江之可考者三石城之江久已湮沒蕪湖之江五堰築而其流始狹東壩成而故道不通今惟大江在耳世儒目不見石城蕪湖之江妄以東滙北會合而爲一中江北江分而爲二甚之疑惑經文塗抹點竄又泥南北中之名而三江之指晦矣余故本之經文叅之欽固取漢志三水而去其南北中之名非敢立異也亦求不悖於聖人而已

導山論

禹貢爲導川紀耳山亦可導乎曰導者導其脈也川有川之脈山有山之脈也篇首隨山隨山之脈也隨山之脈而導之則木可刊高山大川可奠矣史記夏本紀導九山司馬貞索隱云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内方岷古文分爲三條尙書正義馬融王肅以岍爲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分四列岍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次陽列岷山正陽列陰言北陽言南也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維首在隴蜀以今輿地考之岍西傾嶓冢岷山皆隴蜀也岍在隴州南三峰霞舉西鎭吳山也西傾在洮州衛西南

一名嶺臺山又名西疆山在洮州衛西南番界番名羅插普爛山近黃河自東折西北之東岸延袤千里凡黃河以南諸山無大於此者外跨諸羌直西域之正東矣嶓冢有二一在秦州西南西漢所出一在寧羌州北東漢所出南北相距五六百里地志二山支脈相聯屬其實祗一山也岷山北起番界谽谺起伏西南走巒簪中南抵成都府西縣亙幾二千里皆岷山也司馬遷言維首嶽即此四山矣由岍而東爲岐山縣東北之岐山其陽古公所居也又東爲荆山在富平縣西南古文北條之荆山也山脈至是一聚焉

之導山者此其一河即吉州宜川分水之大河逾者

正義言山從此渡河或云入逾非山逾謬矣壺口在

吉州西南山脈逾河復起河水注其中形如壺然故

名雷首在永濟縣東南一名中條又名首陽伯夷叔

齊舊隱處也太岳一名霍山又名霍太山在霍州岳

陽趙城靈石諸縣界古中岳今中鎮也山脈至是又

一聚禹之導山者此其二砥柱在陝州東平陸縣東

南大河中亦名三門矣析城在陽城縣西南王屋在

濟源垣曲陽城三縣境山有三重其狀如屋上有太

乙池濟水發源處也山脈至是又一聚禹之導山此

其三太行發脈河南之河內延袤千餘里迴環京師西北昔人稱天下脊恆山在曲陽縣西北阜平縣東北北岳也碣石在漢右北平驪成縣西南海卽渤海禹之導山者此其四而陰列之山脈聚於是矣司馬遷云尾沒於碣石卽此也碣石或云在今盧龍或云在灤州或云在撫寧在樂亭在昌黎在靑縣在海豐皆臆說也酈道元水經註海水西侵歲月逾甚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矣由西傾而東則伏羌縣西南之朱圉俗名白崖山其西南錦纜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又東則渭源縣西之鳥鼠

一名青雀山渭水之所經也又緜延而東則華陰縣南之太華山層雲秀望之若華山脈至是又一聚禹之導山者此其五熊耳在盧氏縣西南東連永寧南接內鄉雙巒競舉狀同熊耳伊水所出洛水逕其北故經云導洛自熊耳也外方卽登封縣北之嵩山今中岳也其東曰太室西曰少室與密縣洛陽鞏縣接境桐栢淮水所經在桐栢縣東信陽州東北峰巒奇秀東接隨州西接棗陽陪尾卽横尾一名横山在安陸縣北昔人言義陽有三關之險皆在今德安信陽界中此山蓋其尾脈也而或以泗水之陪尾當之非

次陰列矣禹之導山者此其六由嶓冢而東則南漳縣西北之荊山三面阻絕惟東南一逕通入蓋荊豫之奧區古文南條之荊山也山脈至是又一聚禹之導山者此其七內方在荊門州東北鍾祥縣南即章山也大別在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亦名翼際山漢水舊於山南入江今改於山北矣禹之導山者此其八而次陽列之脈聚於是矣由岷山而東南則衡山縣西之衡山尊卑差次七十二峰南岳也九江今不可考劉歆謂鄱陽湖之湖漢等九水班固酈道元陸德明謂漢尋陽縣之烏白等九江鼂以道曾彥和謂

洞庭湖之湘沅等九水也敷淺原在德安縣南舊名傅陽山或以其卑小不足表識疑之夫高大之山尾脈必卑大別陪尾是也且或生於海中碣石是也又何疑敷淺原哉禹之導山者此其九而正陽列之脈聚於是矣夫天下之山莫高於梁雍而冀次之荆豫又次之青徐又次之揚兗地卑萬流所輳濤潮泛決觸地成川揚州雖有會稽天目廬山瀠山茅山黃山九華山之屬然皆不如西北之山之高且大矣故諸州以山爲界揚兗無之亦無所治之山以此也東坡書傳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連者有

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九峰書傳分南北二條以江河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亦即東坡之意而用康成之四列者也易曰山上有水蹇懷山襄陵之象也禹之導水以山爲主所以解其蹇也而水之從山者亦即在所導之中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是也導河導沇導淮導洛導渭其文異則其導亦不同矣公劉之遷豳也相其陰陽武王之營洛也南望三塗北望嶽鄙自古建都度邑未有不先奠山者而況荒度土功弼成五服之初乎先儒云導山祇以通水又云表識諸山之名見施功次第初非有意推其

脈絡所自來夫不推其脈絡所自來非所謂隨山矣則功之次第何由而施木何由而刊高山大川亦何由而奠也哉

文侯之命論

左傳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註以攜王爲伯服顧寧人日知錄引竹書紀年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以正之則攜王乃余臣非伯服已史記秦本紀周避戎難東徙雒邑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二諸侯年表秦文公十六年實周平王之二十一年與竹書

紀年晉文侯殺余臣之歲同蓋攜去岐不遠號公與戎共立余臣於攜戎敗走余臣死岐地始爲秦有若云岐爲戎據則春秋時狄殺衛懿公未曾有衛遂周襄王未曾據洛何此時之戎獨能久居於岐乎周室兩王並立代皆有之若惠之子頹襄之叔帶悼之子朝皆是也其後子根子朝竟分爲二則平王都洛與惠王處櫟襄王處氾敬王次渠如劉何異而謂平王止避西戎非避余臣乎文侯之命則傳記之說有二竹書紀年平王錫晉文侯命命仇也與孔安國書序同史記晉世家襄王使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伯作晉

文侯命命重耳也與左傳劉向新序同蓋文侯入平王於成周而殺余臣文公定襄王於郟而殺叔帶其事同而尚書所錄之命命重耳非命仇也其稱文侯不稱文公者晉本侯爵故耳若謂爲仇仇之前未嘗有此安得云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又安得云追孝于前文人前文人非文侯仇而誰哉仇之命竹書紀年在余臣初立之時重耳之命左傳史記在叔帶既殺之後而書云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又云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夫余臣未死國家多難仇方在公宣力何暇言歸而書辭則已若無事者其爲命重耳

益明已閒又以左傳史記竹書紀年參考之仇弒殤叔自立在幽王二年錫命則平王元年猶春秋隱公十一年軌弒隱公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之類蓋錫命者命爲侯非命爲伯以其篡弒故遲之昭公十五年景王責晉籍談述唐叔之鞏甲大路文公之秬鬯彤弓而不及文侯所賜則文侯固未命爲伯已平王之立於申申許晉鄭之事其入洛晉始與衛鄭秦同之其後秦敗戎師晉文侯始殺余臣與晉文公辭秦師而獨勤王者不同平王奚爲捨諸國而獨命晉爲伯哉

## 秦誓論

蓋嘗讀詩書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非以其賤仁義也以其貴仁義而不之行特假之而已假之不久而復歸之所以不道之也不道之者爲學者言耳而聖人則未嘗不錄其是而恕其非論語曰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夫非仁義而能正而能仁而能有是五禁乎尙書未載桓公之事衛詩木瓜正所以美之也晉文公則孔

子言譎而不正者史記踐土之會周作晉文侯命宋襄視桓文不及然今之商頌史記韓詩皆云美宋襄公楚莊事詩書未有而王孫圉之言寶善與犯之對仁親與秦穆个臣之誓曾子同引之於大學蓋聖賢薄責於人而不求備人有一言之幾乎仁義則取之一事之近乎仁義則紀之而豈獨求全於五霸乎議者以秦誓爲聖人所錄謂其幾於王道又云髣髴乎王者之意象焉而桓文宋襄楚莊則皆深斥之夫秦穆不用蹇叔於生前歿用三良以爲殉從死者至一百七十七人尚可謂仁義乎秦誓之篇一時悔過之

言耳聖人取之猶之晉文之誥而錄其命也豈有他繼周而王之意乎議者乃謂秦得鎬京而日强天下勢駸駸乎日趨於秦聖人不得不見其微於刪詩定書作春秋之際又云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毋乃溺於俗見徒以成敗論乎

孟鄰堂文鈔卷之七

# 孟鄰堂文鈔卷之八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曾生校字

## 二南論

南之始何自乎樂記曰夫武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南之所由起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南之所以有周召也史記燕世家成王時召公主陝以西周公主陝以東詩之陳葢在此時鄭康成云文王爲西伯令周公召公施教於所職之國雍梁荆豫之人得二公之德尤純武王定天下錄其詩屬之太師以爲周南召南夫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之德也忍令

周召二公分地設教於事殷之日乎商書西伯戡黎經師或云文王或云武王尚皆未定豈有文王自爲西伯復於其下立二伯者乎若受命稱王立之則又非事殷矣豫州爲商之王畿沬邦牧野恐非二公之教所能及也揚子法言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史記召公卒民人思之而作甘棠何彼穠兮之二章三章曰平王之孫平王爲武王十二世孫其去文王也遠矣劉向列女傳作芣苢者蔡人之妻賦行露者申人之女鄭元箴左氏膏肓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

地在六州外矣蓋周召既殁代爲伯者所陳皆得附於其後故爲時久爲地廣所載之事亦緐以其采自民閒儀禮謂之鄉樂小雅鼓鐘詩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胥鼓南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舞南籥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蓋南爲樂名南之有周召猶雅之有小大頌之有周魯商也毛鄭乃創爲王侯異風賢聖異化孔穎達又從而附會之不亦謬乎

## 關雎三詩論

固矣夫漢儒之爲詩也關雎爲思賢作序詩者言之特未暢其說耳漢儒以支辭解之蓋爲淑女泥也夫

淑女非他喻賢也君子好逑言賢之作君股肱耳目輔成君德也寤寐求之言求之通於寤寐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言求之未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鹿鳴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彤弓詩云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之意也夫惟悅賢之誠思賢之切如此故能得太顛閎夭等以為四輔而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亦莫不有其人武王繼之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矣子曰關雎樂而不淫樂得賢也哀而不傷憂在進賢也而豈不淫其色哀窈窕云乎哉若如毛鄭之

說宮壺皆賢亦止內官九御各得其人而已若如語類所云非妾媵作外人不能形容到此則輾轉反側與靜女之搔首踟躕何異而琴瑟鐘鼓又何殊濮上之新聲淮水之鼓鐘也乎且於太姒始至時用之與昏禮不用樂之義左矣何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乎左氏傳曰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卷耳詩序亦有求賢審官之說與關雎義合蓋官人國之急也求賢實爲之本尙書君奭篇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賢之關於周不輕矣文王汲汲以求寘之列位比於河洲之荇菜流之采之芼

之而頃筐卷耳常以不盈爲慮雖陟高岡馬瘏僕痡而采未已也否則懷人而陟高岡豈婦人事焉瘏僕痡而所采寘之大道之旁有是理乎葛覃與二詩相間其義別無所見內則女子執麻枲治絲繭而不及葛獨詩亦不言之蓋葛之事輕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不同故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而不與典絲典枲並列惟王之采葛唐之葛生出於愁人怨婦所歌非婦功也則刈葛豈后妃事也而薄汙我私私褻衣非女子所宜自言釋之者曰私燕服禮服而外皆私亦强辭耳寧安也父母在人子自外歸者

皆得言之而覲禮有歸寧乃邦之文則并非專指省親言矣今以關雎卷耳之義推之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施于中國維葉莫莫言葛生之廣且茂喻多士之生王國爲周楨而文王以寧也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猶鳳鳴高岡喻吉人吉士之藹藹惟君子命惟君子使也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文王作人之久官人之宜猶芃芃棫樸萬民得而薪之又得而槱之也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所任之賢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以其暇而作歌來諗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漢石建休沐歸謁取

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之也故關雎三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以示天下而教萬世在此小雅車舝詩曰匪飢匪渴又曰式歌且舞其意同於關雎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表記曰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夫新婚季女雖賢何至若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孔子引之何至言忘身之老斃而後已是知季女特喻言耳豈眞爲新婚詠哉後之讀關雎者愼無泥淑女斯可矣

大雅緜之首章曰古公亶父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大明次章曰摯仲氏任曰嬪于京乃及王季惟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六章曰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思齊首章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以三母之聖大雅詠之者不過如是葢內言不出外政非婦人所得與也今序二南者一則曰后妃再則曰夫人譜二南者言后妃夫人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疏言后妃夫人皆大姒也夫周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豈無外德可詠而必推其內助太姜

之貞順率道大任之端一誠莊豈無一事可歌而獨歸之大姒牝雞無晨牧野之所誓也在君聽婦言則斥之在文王則六州化洽皆指爲后妃夫人之德從而嗟嘆之詠歌之可乎且關雎三詩既爲大姒而作奚俟周召分陝始陳於二公施教之國乎此皆義之可疑者附識之於此

鵲巢三詩論

鵲巢采蘩非夫人詩采蘋非大夫妻詩也何以言之左傳昭公元年虢之會趙孟叔孫豹入於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註

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杜註穡愛也文公三年秦伯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則鵲巢采蘩俱爲得人詠非宮壼詩已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禮運曰大臣法故卿大夫之節在循法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故士之節在不失職夫人之不失職大夫妻之循法度何取乎射節有四天子奏騶虞樂官備也諸侯奏貍首樂會時也卿大夫之節用大

夫妻之詩士之節用夫人之詩於禮又何別乎竊意二南六詩其義有相發明者關雎之采荇葛覃之刈濩卷耳之采采上之求賢也猶書言敷求哲人旁招俊乂也鵲巢之居之方之盈之采蘩之用之采蘋之盛之湘之奠之下之熙績也猶書言爰立作相列于庶位也其以之子季女言者于歸爲居室之常蘋蘩爲中饋之職以內助之得人喻九德之咸事其感人深其入人尤易也豈眞爲夫人大夫妻詠乎余故既爲關雎三詩論復論鵲巢三詩者如此覽者其或有取焉

王及十一國詩論

周初列國之樂有等必皆賜之天子小戴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穀梁傳曰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也其非賜則無樂無樂故無詩厲宣以降諸侯放恣考室而獻六羽者有之公庭萬舞者有之坎其擊鼓坎其擊缶無冬無夏植其鷺羽植其鷺翿者亦有之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並坐鼓簧者又有之有樂於是有詩詩之興自厲宣時始至襄頃時益甚蓋各國以自著之詩播之為樂所謂樂自諸侯出也或曰列國既皆有樂詩止十一

國何也吳楚大國何亦無詩曰楚自成王與齊晉秦迭爲霸主未遑文事平昭之際始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獻於君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其君若相賓之吳壽夢前未通上國夷昧遣札出聘始觀周樂於魯所以皆無詩也他若杞鄫邾莒自卽於夷又不必言矣曰曹鄶國小鄶又先亡何反有詩曰樂不論國大小惟其君侈然自命者作之國語周史伯曰鄶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曹爲文昭壤聯宋魯有樂亦奚足怪曰邶鄘已并於衛魏并於唐何以亦皆有詩曰鄭之滅鄶在周幽王十年晉之滅魏在

周桓王十六年相去百有十年鄘尙有詩魏何不可有詩邶鄘衛皆殷舊都周公以封康叔者也班固云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蓋其事皆衛事則其詩爲衛詩其分爲三者音節或不同耳曰王詩不入雅亦不入南而名爲王何也曰此東遷後王朝新作之樂詩耳今即其辭讀之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王詩皆有焉歐陽永叔胡康侯謂黍離降爲國風爲迹熄詩亡之證夫抑與賓之初筵衛武公詩也青蠅刺魏武公信讒也皆列於雅若黍離爲降三詩將遂可爲升乎宋程泰之近世顧寧人謂

王及十一國之詩不入樂余竊謂不然故先敘其所以爲樂者別具其說於樂論云

## 秦無衣詩論一

秦無衣詩昔之論者衆已毛序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鄭箋此責康公之言夫秦自武王以前未嘗稱王康公不應有王之號詩辭激昂慷慨有勇上義爲得斷之爲刺後儒知其說之未協也謂秦俗樂於戰鬭平居相要尚功負氣輕死忘生有如此又謂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夫平居相要相謂爲子似已以王爲周之先王而

云同仇則非也朱子言美襄公復君父之讎仁山金氏言美莊公奉王命以伐戎二說庶幾近之然考史記秦本紀莊公破西戎宣王復予其先大駱地犬邱爲西垂大夫後五十年平王封襄公爲諸侯秦於是始國又十九年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則不特莊公無詩襄公時亦未必有詩也今按左傳定公四年吳入郢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則無衣乃哀公所作王者楚昭王子者申包胥仇者吳闔廬也爲之出師

故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或曰春秋宴饗所賦皆昔人之詩今此亦曰賦非昔人詩而何曰宴饗所賦若叔孫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蘩季武子賦甘棠范宣子賦摽有梅鄭子皮賦野有死麕卒章之類皆昔人之詩故直謂之賦衛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鄭高克帥師次於河上師潰而歸鄭人爲之賦清人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良爲殉秦人爲之賦黃鳥此云爲之賦無衣爲之所爲云者臨事賦之之謂賦則高下其聲以出之與宴饗之賦一也若如毛鄭所云固失詩之本意卽如朱子金氏所云謂

莊襄二公自作則不共戴天之讎當更有哀痛迫切之思今其辭切而其情則緩謂出自秦民則秦未受岐西以前民皆周民詩不得屬之秦其後東西相隔秦民未必急公乃爾余故本之左氏斷爲秦哀公即事之賦以此

秦無衣詩論二

或謂余曰子言秦無衣爲哀公作恐未必然晉楚齊秦匹也秦安肯奉楚爲王楚僭王號聖人所斥故春秋第書楚子又安肯列楚之王號於詩曰左傳僖文而降秦之於楚猶齊之於晉晉景公未嘗稱王齊頃

公如晉尙欲尊之爲王矧楚僭號已久秦安得不以王稱之魯成公十三年晉呂相曰秦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是秦奉楚爲王桓公時已然不至哀公始已晉楚爭強晉趙武羊舌肸相語司馬侯對晉侯尙皆稱楚爲王楚昭王卒孔子亦稱之爲楚昭王葢楚既自王與邦人稱之亦不得不曰王者勢也春秋則記霸之書霸以尊王爲義會盟征伐不敢不稱本爵春秋因其自稱故書子非楚僭王號聖人斥之而書之爲子也詩則各隨所賦何害而必斥之乎曰左傳清人黃鳥諸詩皆在文公以前宣成後久無自

作詩者鄭氏詩譜依毛序爲次亦云變風訖於陳靈
公何定公時秦忽作無衣耶曰鄭之褰裳呂氏春秋
言鄭子產作子產襄昭間人邶之燕燕魯韓二家皆
衛定姜作末章曰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則當作於定
公卒後葢亦襄公時詩也陳之墓門列女傳晉大夫
解居甫使宋過陳陳採桑女作晉之解族不見於僖
文惟宣十五年有揚襄三年有狐居甫殆即其族當
亦宣成後人矣是宣成後何嘗無詩特左傳未載毛
序鄭譜未言耳烏得執爲宣成後無詩證耶且是役
也郢已亡而秦復之吳方張而秦卻之功不在齊桓

遷邢封衛下惜秦楚未告故春秋不書幸有此詩猶鄘載馳衛木瓜之美齊桓聖人安得以其王不列之於詩也哉

豳論

周禮鄭註豳詩豳雅豳頌皆豳風七月詩總名以其言寒暑之事故迎氣歌之于耜舉趾饁彼南畝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毛詩鄭箋春女有公子同歸之志是謂豳風醲酒以助其養老是謂豳雅飲酒既樂欲萬壽無疆是謂豳頌夫

一詩而風雅頌兼之或分其前後爲三體諸詩有之乎無有也則鄭氏之說非矣且詩箋禮註義各不同執一從之矚可哉歐陽永叔云七月一詩豈足爲一國之風豳其自有詩乎朱子云雅頌之中凡爲農事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夫七月爲豳固也捨七月而外求豳詩謬已雅頌名豳亦必皆豳事而後可若僅言農事則小雅之楚茨四篇周頌之臣工五篇何與於豳而槩可以豳號冠之哉今考之生民敘后稷之穡公劉述遷豳之事得非卽豳雅乎思文言立我烝民言帝命率育得非卽豳頌乎而或以生民思文皆后

稷配天疑之夫生民意主樹藝故言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又言誕降嘉種是穫是畝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又言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益深幸五穀熟而上帝來饗惟恐子孫不誠致有罪悔尊祖非配天也思文美盛德之形容言稷播種功大克配彼天亦非郊祀配天也若郊配而稱天曰彼天有是理乎世儒祇以甫田之琴瑟噫嘻之成王疑二詩為非豳夫二詩非豳不待言已籥章所掌豳土鼓豳籥然未言不宜琴瑟頌不皆作於周公噫嘻之成王猶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耳

若僅據此以斷其非豳詩矣南齊書樂志漢班固奏用商頌載芟祀先農今載芟與良耜相屬其體俱類那詩詩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豐年秋冬報良耜秋報社稷也其用又復相似則載芟良耜之爲商頌乎周頌乎尚未可定又安可遽冠以豳號哉

## 崧高詩論一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呂也與申同爲宣王母族故並言之嶽即今西鎮吳山在鳳翔府隴州西南禹貢導岍及岐孔疏岍一名吳嶽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註嶽吳嶽也爾雅釋山河西嶽郭註與周禮註同漢書地理志吳山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劉昭補註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嶽山吳嶽元和郡縣圖志汧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吳山在隴州吳山縣西南五十里蓋其山岡巒相屬綿亙數百里故謂之岍山又謂之吳山又謂之嶽山又謂之吳嶽其實祇一山爾元和郡縣圖志秦都咸陽以吳山爲西嶽按嶽山之名周初已有般詩

墮山喬嶽逸周書北望嶽鄙中庸載華嶽而不重皆此嶽山也自釋此詩者以嶽爲四嶽釋般詩者以喬嶽爲高嶽釋中庸者混華嶽爲太華而嶽之山名不著夫中庸河自河海自海則華自華嶽自嶽可知般詩喬嶽若訓爲高嶽則與上高山不複乎竊意申甫初封在嶽左右猶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詩人侈言之故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邠岐與戎狄爲鄰嶽山去邠岐不遠其時必有攻伐申伯如太王時之獯鬻文王時之昆夷故改封於謝以避之詩云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又云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明申伯初封

不在於南且所以樹之也又云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其爲改封益無疑已否則申伯爲元舅豈初無所封至老始邑於謝者乎鄭語周史伯曰南有申呂又云繒與西戎德申意宣幽時南亦自嶽改封於南而申之見德於戎殆如漢韓王信初爲匈奴所困後與匈奴相結同圍高帝於白登之類今觀此詩其禮優其辭侈驪山之禍宣王實啟之矣謝邑之封不幾漢王氏之五侯宇文周之隋公乎毛序乃云崧高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嚴氏詩緝申伯光輔中興其皆未取此詩詳繹之也歟

# 崧高詩論二

周語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又云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宣王與幽厲並稱未嘗中興可知今以諸傳記徵之不藉千畝不務農也廢括立戲令不順也料民太原示少而惡事也敗績於姜氏之戎驪武也杜伯死非其罪妄殺也蕘野禽獸於園庭沛澤多而禽獸至也宣王非令主明甚小雅宣王之詩十有四毛序美之者七刺之者四美而箴之者一規之誨之者又各一大雅六詩皆美之之辭也宣王果賢其臣勸戒當如周召之七月卷阿

何箴何刺何規何誨又何所用其美乎大雅崧高諸篇詞多溢美周召呂畢同朝何嘗有此頌揚語乎間卽質之於詩常武之整我六師以修我戎者皇父也而十月之交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矣六月之萬邦爲憲常武之命程伯休父者尹氏吉甫也而節南山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矣崧高之維周之翰四國于蕃者申伯也而召西戎以滅宗周者卽申伯蓋不特其君非中興之君其臣亦皆非佐中興之臣而尹吉甫則韓嬰袒岐王充皆言其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尤非能佐中興者矣惟仲山甫二諫見於國語宣王皆

不之聽則所謂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者何在得不謂宣王之貪天禍乎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劉向列女傳宣王早臥晏起感姜后之言卒成中興之名蓋宣王革典未必厲幽之甚或始勤終怠如梁武唐明其臣好爲鋪張著之篇什尙論者習其詞而忘他傳記所載遂皆目爲中興而豈眞中興者哉

商頌論一

或問余曰商頌何爲而作也曰史記宋世家云正考父美襄公者也然則宋自作乎曰宋國請之天子者

也曰何以知之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鏗鏘炳焯震耀人之耳目魯頌德不足而強爲言振迅奮厲之意自在商頌則其言約而不肆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曰古帝命武湯曰商之先后曰昔在中葉曰昔有成湯皆居今思古故國舊君之思焉而又示之以溫恭戒之以靡爭而那與烈祖之末俱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今雖更姓改物乎然顧我烝嘗則猶湯孫之所將也其辭婉其意悲蓋不俟歌麥秀已足令人淒然矣而謂盛時之頌有是語乎然則那之嘉客何指歟曰小國朝於大國

有助祭之禮鄭簡公朝晉見於嘗酎與執膰焉即其證也曹滕郜郳皆宋之屬嘉客蓋即指之鄭謂二王後非也烈祖云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蓋主祭者車馬而鄭謂助祭之諸侯以假言湯孫假廟來假言烈祖來歆所謂鄉之然後能饗之也而鄭謂假爲升以假來假皆助祭者升堂謬矣元鳥云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蓋追述往事言天方純祐命有商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即在今武丁之孫子猶建龍旂承大糦以祀祖武丁孫子蓋宋自謂也而鄭謂方命厥后爲徧告諸侯武丁孫子爲湯之孫子武丁能旂十乘爲二王後

及八州之大國大糦爲助祭諸侯所進失其義矣長發卒章之中葉蓋言太甲其惓惓於阿衡蓋深痛三仁之或死或奴或去無有左右商辛也而劉仲原父以爲阿衡與享之徵亦誤矣殷武末章與魯頌閟宮末章尤相似蓋天子命之作頌故新其廟宇以奏之非商盛時作也毛序云微子至於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歸以那爲首鄭箋至孔子時又亡七篇夫頌始於周殷人尙質未必有之春秋時宋國雖衰殷禮猶在但不足徵耳使果有頌戴公去微子未遠奚至已盡亡之正考父既得於

周何又復亡其七此皆事之未必有理之不可信者故言商頌韓詩史記近之矣毛序鄭箋余未敢信也

商頌論二

或謂余曰宋襄公惟讓目夷爲可取耳與楚爭霸而喪身辱國不智已甚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尤爲不仁奚可頌之有曰宋襄本不宜頌頌之者其子成公也以秦始皇酷虐而泰山嶧山瑯琊之罘碣石會稽之石大書深刻以爲聖智仁義以爲尊隆教誨以爲優卹黔首不一而足況宋成之所頌者父乎沿至西漢司馬遷褒宋襄之有禮讓美宋襄之修行仁義公羊

氏至謂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況當時子之頌父過爲虛譽又焉足怪殷武首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二章曰惟女荆楚居國南鄉蓋成公痛父之敗於盂傷於泓而遂以殞命幸己之從晉敗楚於城濮故作詩歸美於先人然不敢侈大其語僅曰湯孫之緒視魯頌之荆舒是懲猶未甚失實矣曰殷武四章曰命于下國鄭箋云湯時楚僭號稱王用告曉之豈成公時作乎曰周成王始封熊繹夷王時熊渠立三子皆爲王末幾卽罷桓王時熊通自立爲武王後遂相沿不改安得湯時有楚且已僭號

稱王乎春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見莊公十年自是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三年聘魯二十八年伐鄭尙皆書荆僖二年侵鄭始書楚葢荆楚之號自荆改楚後始也無論湯時未有荆楚卽武丁時亦尙未有也而謂商時已有今商頌乎惟是正考父佐戴武宣三世戴之元年下至宣之末年七十一歲宣之末年下至襄之末年又七十二歲則正考父未必逮事成公而爲之作頌今考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止之呂氏春秋天子爲桓王毛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

史克作魯頌戴公與魯惠公同時或使正考父請之而未許成公與魯文公同時再請而後許之故史記云然則商魯二頌同在襄頃二王時作無疑已余更有疑焉左傳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頌曰盛德之所同也杜元凱註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程泰之詩議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太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為全詩間嘗思之如元凱註商魯二頌可統於周則二南二雅俱可合為一矣如泰之議僖既自名為頌何不敢與周頌並藏魯君臣果皆不敢孔子何敢獨取

與周頌並列乎商頌賴周太師以傳魯何以不能得魯既未得孔子自衛反魯又何自鳩集爲全詩也哉至魯頌浮誇失實班孟堅王文考俱言奚斯所作歟陽永叔鄭漁仲辯之晰矣故不復云

## 刪詩論

刪詩之說始於司馬子長余謂不然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則詩本三百可知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其時雅或入頌頌或入雅或雅頌自相錯亂孔子正之使各得其所非刪也不言二南豳王及十一國之詩者樂莫大於雅頌也刪

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若然則孔子正樂乃漢丞相匡衡之更定郊祀歌采昭明太子之文選矣豈不謬哉夫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又登堂之樂節也采齊路門外之樂節新宮大射燕禮之管詩也貍首諸侯之射節投壺之雅歌也驁大射公入之所奏陔鄉射賓興鄉飲賓出大射公升卽席及賓醉之所奏也夫子奚自刪之章與句之見於論語者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有未思之訓素以爲絢兮子夏有禮後之悟夫子又奚爲而刪之乎且詩卽樂也二南豳王雅頌東

西周天子之樂邶鄘十一國之詩商魯二頌列國諸侯之樂孔子雖聖亦魯之臣子耳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其敢取天子諸侯之樂詩槩從而刪之乎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云詩起於建元之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孔穎達云七月全篇及彼都人士之首章三家俱無惟毛氏有之則逸詩之不見於經者大率經生遺之而豈孔子所刪耶後儒偏信子長之說於是魯齋王氏刪鄭衛之詩三十一篇又取召南野有死麕一篇刪之而退甘棠何彼穠矣二篇於王詩明華川王氏抑淹王

氏篁墩程氏陽明王氏鹿門茅氏復從而和之而孔子之删詩益爲理之所當然事之所必有矣朱子言詩經孔子重新整理不見得删與不删又曰孔子不曾删只是刊定而已敢取以爲孔子未嘗删詩證

## 四始六義論

二南王豳與邶鄘諸詩之不可名風也程泰之已議之矣余謂不特不可名風二南豳王尤不可以名國何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東西周所建之侯國也周南召南以其人不以其地非國也王爲王朝豳則周先公所居安得卑之與曹檜等伍乎小雅鼓

鐘詩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胥鼓南周禮籥章龡豳詩南豳自是樂名王則東周天子之新樂邶鄘十一國東周諸侯自作之樂也非天子巡守太師所陳安得名爲風乎漢初經生見二南豳王及十一國之詩分之則少合之則太多因加以國風之名而四始六義之說起司馬遷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大序云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夫亂非始也屈原去孔子不遠騷辭篇末每多以亂曰結之李善註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行要也是關雎

之亂合樂之成非國風始矣魯叔孫豹聘于晉晉侯享之工歌文王之三國語云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左傳國語云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金奏肆夏之三左傳云三夏國語云肆夏繁遏渠周禮鐘師註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若四始之說信則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時邁當爲頌始蓋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清廟祀文王也以祀典論亦當先時邁而後清廟今清廟第一時邁第八頌始之說似非矣嵩高烝民皆大雅之詩嵩高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蓋言其詩可風

非有風之名與雅頌匹也左傳季札請觀於周樂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歌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亦此意耳漢儒乃以風雅頌並列爲三又與每篇之賦比興同爲六義豈不支歟詩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斯四始之又一說也耶顗傳四始之缺五際之阸蓋五際四始皆詩緯家言顗與翼奉精習之故所言有中今其學不傳余是以弗論論其可知者如此

詩皆入樂論

司馬遷云詩三百篇皆孔子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唐諸儒亦未言詩有不入樂者蓋詩者中聲所止和之爲樂非徒用之賓祭也師箴瞍賦矇誦亦有納誨之義焉宋程泰之始言二南雅頌爲樂邶鄘以下十三國之詩可采而聲不入樂爲徒詩近世顧寧人以二南三頌豳之七月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入樂風自邶以下十二國豳自鴟鴞以下六篇小雅則六月以下五十八篇大雅則民勞以下十三篇不入樂夫使民勞桑柔板蕩抑不入樂則召誥無逸立政可不作矣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不入樂

則甘誓費誓可無用矣賓之初筵不入樂則酒誥可無命矣定之方中不入樂則洛誥之圖及卜可無獻矣且詩與春秋有義相發明事相表裏者詩之采菽韓弈晉無衣春秋之錫公命也下泉黍苗春秋之召陵城濮葵邱踐土也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春秋之有年雲漢春秋之不雨也車攻吉日春秋之大閱大蒐也擊鼓秦無衣春秋之書伐書侵書救書戰也此義之相發明者也節南山春秋之尹氏卒南山敝笱載驅猗嗟春秋之會禚會防會穀享祝邱也將仲子兮叔于田大叔于田春秋之克段也有女同車山有

扶蘇蘀兮狡童春秋之執祭仲忽突衛也載馳定之方中木瓜春秋之狄入衛城楚邱也清人春秋之鄭棄其師也株林澤陂春秋之楚子入陳也此事之相表裏者也使諸詩不入樂春秋亦可不作矣今以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考之儀禮鄉飲燕禮俱用詩十有八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漢儒所謂正風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漢儒所謂正雅也燕禮記鄉樂房中之樂皆二南也鄉射禮不歌不笙不間止用合樂亦二南也鄉射記歌騶虞若采

蘋皆五終小戴禮記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貍首今不傳餘亦二南也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燕禮記升歌下管亦與大射同鄭註新宮小雅逸篇餘皆正雅也國語天子享元侯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皆頌也兩君相見歌文王大明緜君貺使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左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賜之彤弓以覺報宴亦正雅也此皆泰之寧人所謂樂詩也大戴禮投壺篇雅歌鹿鳴貍首

鵲巢采蘩采蘋騶虞而漢儒所謂變風之伐檀變雅
之白駒預焉春秋列國君卿大夫夫人所歌見於左
傳國語者二南而外綠衣匏有苦葉式微鶉奔相鼠
載馳淇澳木瓜緇衣將仲子兮鄭羔裘有女同車蘀
兮褰裳風雨野有蔓草蟋蟀秦無衣十八篇漢儒所
謂變風也正雅而外六月吉日鴻雁圻父節小宛巧
言四月桑扈車舝采菽角弓青蠅黍苗隰桑瓠葉板
韓奕亦十八篇漢儒所謂變雅也而或賦其一篇或
賦其篇之一二章降及曹魏得漢雅樂郎杜夔猶能
歌伐檀文王騶虞鹿鳴四詩則變風變雅之入樂益

明矣第禮有隆殺有繁簡斯樂有大小詩有多寡不同耳鄭氏詩譜變風肇於懿王變雅厲王時始作故飲射燕禮無之後儒遂妄測爲徒詩臆斷之爲不入樂固已禮壞樂崩戰國始甚漢儒掇拾禮於千一樂則幾無有存焉者其篇章入樂幸或可知賴春秋內外傳大小戴記諸書在爾而復忽焉不究執後儒詮說有入樂有不入樂之爲定論豈不謬哉

孟鄰堂文鈔卷之八